

# 佳句在后的豹尾诗

人们常说,好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意即文章的开头要像凤头那样美丽、精彩;主体,要像猪肚子那样充实、丰富;而结尾要像豹子的尾巴一样有力。

传说朱元璋在洪武14年春,与翰林学士一起庆贺鸡年。命以“金鸡报晓”为题各赋诗一首。当然,皇帝在场,谁敢抢先?自然应该由皇帝先作。只见朱元璋提起笔来,写道:“鸡叫一声撮一撮,鸡叫两声撮两撮。”这是什么诗啊!众臣看得面面相觑。朱元璋不动声色,继续写道:“三声四声天下白”,这句似有转机。朱元璋继续写下一句:“褪尽残星与晓月。”

不愧出自帝王手笔,气象果然不同!众学士只有齐声喝彩的份儿了。

类似的传说还有一个,是说乾隆皇帝一次登江阁遇雪,看着漫天飘飞的雪花,乾隆信口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四片五片六七片。八片九片千万片,飞入芦花都不见。”你看,前三句,没有任何诗意,而最后一句,绝处逢生,意境全出。

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但作者不是乾隆,而是郑燮,诗句也有出入:“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七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再看一首咏柳的诗,有人说

是谢缙《题长亭四柳图》上的。诗云:“东边一株柳树,西边一株柳树,南边一株柳树,北边一株柳树。纵有柳丝千万条,也绾不得征鞍住。”但也有人说是徐渭的,是徐渭题《柳亭送别图》上的诗。诗句也有出入:“东边一行柳树,西边一行柳树,南边一行柳树,北边一行柳树。纵然碧丝千万条,哪能绾得行人住。”

宋代的司马光登岭,有二人坐石上联句。看见司马光,不屑地说:公亦能诗否?可联两句。司马光微微一笑,随口吟道:“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岭头上。”如此枯燥!二人听了大笑。司马光继续吟道:“乾坤只在掌握中,

五湖四海归一望。”二人相视大惊,长揖而退。

司马温公这是故意卖关子,让听的人不以为意,实际上他是在蓄势,待到整首诗全部亮出,感觉上的落差,往往使人目瞪口呆,前面的平淡,反而烘托出后面的奇崛。

像这种豹尾之诗,还有很多。且看纪晓岚的《垂钓》:“一篙一槽一渔舟,一丈长竿一寸钩。一拍一呼复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还有薛道衡的《人日》:“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落归燕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是北朝诗人,已有诗名,当时出使于陈。前两句刚作出,陈人嗤之以鼻,曰:“谁谓此佬解诗?”待到后两句出来,乃服曰:“名下固无虚士。”

据《深圳特区报》

## 林语堂的口才

林语堂才华横溢,而其天生好口才也留下了众多演讲趣闻。

一次,林语堂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去讲中国文化。他从衣食住行谈起,一直讲到文学、哲学,大赞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美妙绝伦。一位年轻气盛的美国女生忍不住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林微笑着回答:“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林语堂定居台湾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一次,轮到林演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发言。据《天津日报》

## 郑振铎的“口头禅”

1931年秋,吴晗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郑振铎是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并在清华大学兼课。吴晗成为他的学生。郑振铎名气大却没什么架子,只要吴晗等青年学生有一点进步,便鼓励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这句话成了郑振铎的口头禅,让吴晗倍感鼓舞、印象至深。

1933年秋,郑振铎创办了《文学季刊》,编辑有巴金、冰心、朱自清等人。吴晗虽是大学生,因经常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写文章,郑振铎对他比较了解,特意约他做了编辑。杂志很快办起来了,吴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郑振铎由衷地赞叹:“好极了!好得不得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郑振铎担任全国文联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久别的老友见面分外喜悦,一瓶酒喝完了,又买了许多,统统喝光。微醉的郑振铎又说了这句久违的口头禅:“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让吴晗感慨万千。

1958年初,在缅甸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郑振铎、吴晗、夏衍等聊天。因为吴晗刚发表了《谈烟草》一文,夏衍也发表了一篇谈花草果木的文章,郑振铎对两位好友接连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吴晗和夏衍还故意对这句话和郑振铎开玩笑。不久,郑振铎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据《人民政协报》

## 吕蒙正巧拒“雅贿”

吕蒙正生于公元944年,洛阳人,曾三次登上相位。他为官清正廉明,为人宽厚正直。

吕蒙正做宰相后,有人想求他帮忙升官,就将一面罕见的古镜献给他,说:“这个镜子是稀世珍宝,二百里内的东西照得清清楚楚。”吕蒙正明白来人的意图,笑着说:“我的脸不过碟子那么大,哪里用得着照二百里地的镜子呢?”行贿的官员羞愧难当,拿着古镜仓皇离去。人们也都为吕蒙正的清廉和机智所叹服。

还有一次,有人以求售的名义,想送给吕蒙正一方古砚,说:“此砚一哈气便湿润,研墨时不需要给砚台注水。”吕蒙正哈哈大笑说:“就算是一天研墨用一担水,也不过十



吕蒙正画像

文钱而已。这水钱,我还是有的。”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尴尬不已。

吕蒙正一生刚直不阿,敢于谏言,为官清廉,有“天下第一清官”之称。他用机智、风趣、幽默的语言方式巧妙地拒绝行贿受贿的事迹,千百年来传为佳话。据《河南日报》

## 老舍爱茶如命却“戒茶”

作家老舍认为,喝茶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他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写作。如果没有茶,喝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哪怕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都不忘随身携带茶叶。

有一次,他到莫斯科开会,当地人知道他的嗜好,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热水瓶。老舍颇为开心,赶紧泡好一杯茶,准备慢慢品茗。没想到,刚喝了几口,一个不注意,服务员居然端起杯子给倒掉了,气得老舍大

发雷霆说:“难道她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其实,这是东西方茶文化的不同,那位服务员以为老舍喝剩了,才非常体贴地倒掉。

后来,爱茶如命的老舍,居然提出要“戒茶”,原因是物价高涨,“不管我愿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粮食涨,茶也凑热闹,但老舍只是叫嚷一阵,并不见他真正“戒茶”。

据《河北日报》

## 郭沫若最爱吃野菜

郭沫若的生活是很艰苦朴素的,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每到春天,郭沫若和第三任夫人于立群就带着孩子到郊区剜野菜回家烧着吃。在郭沫若后来居住的四合院前面有两个因挖防空洞而堆积起来的土堆,日久之后土堆上便生长出许多的野菜。

每到春天,郭沫若和家人便利用散步的间隙采摘野菜,作为饭桌上必备的佳肴。直到郭沫若最后有病住院,家里人都和过去一样,选择各种野菜,采用各种烹饪技法,制作野菜佳肴,给他送到医院去。郭沫若其他的菜吃不下,但总要吃几口爱吃的野菜。

郭沫若一生爱吃的野菜品种很多,如二月兰、马齿苋、枸杞芽等。其中他最爱吃的是二月兰,为此,郭沫若在《百花齐放》这本诗集中还特意写了一首颂歌,诗的题目就是《二月兰》:

在群芳谱中自然找不到我们,我们野生在阴湿的偏僻地面。朴素的人倒肯和我们打交道,因为摘去我们的嫩苔可以佐餐。既不要花费你们的任何劳动来栽,也不要花费你们的金钱去买。只要你们肯放下一点身份啊!采过一次,保管你们会年年再来。

在郭沫若的语言里,野菜都有一定的文化符号。

据《人民政协报》

## 杨贵倡导“厚养俭葬”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认为人死以后,只是转移了生存的地方。所以,那些帝王喜欢厚葬,好在“阴间”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上行下效,帝王的行为也影响了民间的风俗。不过,也有一些开明之士,站出来抵制这种奢侈之风。

《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杨贵的故事:杨贵居长安,家累千金,却对社会上盛行的厚葬风气十分反感。他一再叮嘱子

孙,要“厚养俭葬”,他去世后要将他裸葬。子孙牢记教诲,生前尽心孝敬他,若干年后,他去世了,子孙就在城郊一座山上“掘土凿石”,将他的尸体放了进去,“盖之以石”,而没有垒坟头、立墓碑。人们从这里经过,也看不出这儿埋葬着一个人。

杨贵以裸葬抵制厚葬之风,在两千多年前,能有这样的境界,实属难得。据《今晚报》

##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他才华满腹、口才一流,经常能说出令他人拍手叫绝的话语和观点。

由于外交家的工作非常繁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要满世界奔波,生活毫无规律可言。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很容易累倒。然而,令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从20多岁开始出任外交工作,一直到退休,顾维钧也没有因为身体的不适耽误过工作。更令人赞叹的是,顾维钧活到了98岁的高龄。

曾经有记者采访过他的养生秘诀,顾维钧的回答让人有些吃惊,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任何养生秘诀,也没有专门为了长

## 顾维钧妙语解“睡”字

寿而寻求养生秘方,如果实在要算的话,那就得益于自己一直养成良好睡眠习惯。

顾维钧解释道:“有些人把睡和醒截然分开,他们认为,只有‘醒’着才算是人生,如果睡着了,那就是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其实,这种认知是片面的,也是不确切和不可取的。以我个人的理解,‘睡’其实也算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因为只有在拥有足够睡眠的情况下,才能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所以说,‘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的第一要务。”顾维钧一番妙语解“睡”字,令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叫绝。据《人民政协报》

## 董必武不帮孩子找工作

董必武,与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职务。

董必武和妻子何连芝一共有3个孩子。大儿子良羽出生时,董必武觉得当时国家的工业太差,希望他们这一代人长大后,国家能造飞机。他认为一个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它的富强,所以给第一个孩子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第二个孩子出生时,董必武就继



董必武和家人

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她取名“良翬”(音 huī),意思是羽毛的颜色。最小的孩子出生后,又为他取名“良翻”(音 hé),意思是鸟翎的茎。

董良翬原来在部队工作,因为视力不好不适合做画图的工作,退出现役到北大读书。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因为她没有工作分配的名额,学校里的

领导跟她说:“你回家找你爸爸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回到家,父亲对她说:“我能有什么办法?那你就在家待着吧。”

后来,学校里同学因学业不合格毕不了业,董良翬这才得到一个空额,被分配到了一个小学教书。她到教育局报到的时候,有人通知她学校已经不开课了,又让她回家等着。

不久,北大的同学来电话,说给她调了工作。原来,她一个分配到外文局的同学因为被单位退回,这样她才顶替同学的空缺去了当时的外文局。在外文局,董良翬一干就干了20多年编辑。据《百姓生活》